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别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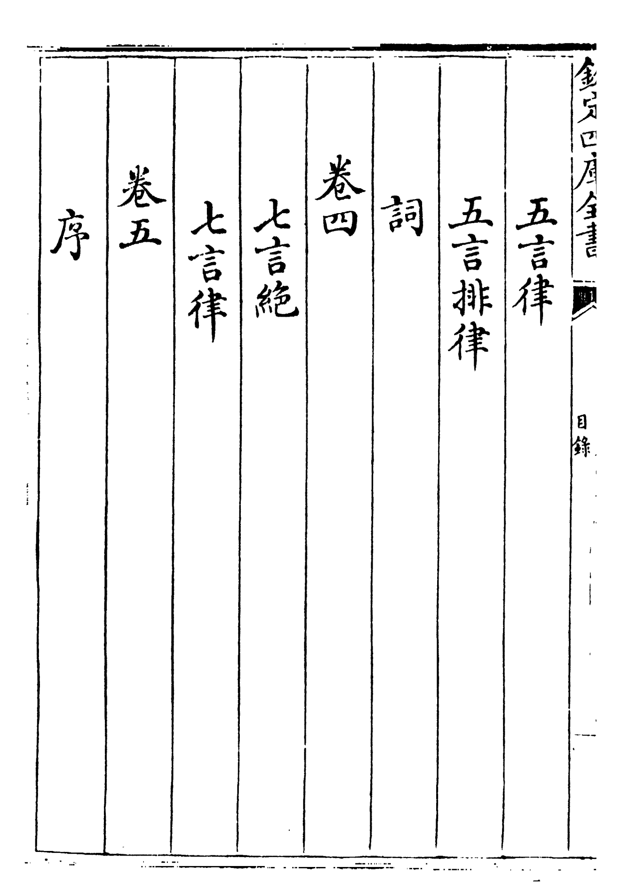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别集目録



容春堂別集卷一

明 邵寶 撰

辭二首 古詩十二首

海鶴辭 辛丑年在東林作

尾閭淺兮終古扶桑崦嵫兮晨復莫望嫩人兮未徠予周章兮四方上下孰援斗兮酌桂漿天路眛兮西風涼罾何為兮木末蛟何為兮山陽彼鳧鴈兮膏粱鳳凰翼兮焱高翔騏驥不秣於天廐兮駑駘馳騁乎康莊鶴為

物兮仙靈脫樊籠兮冥冥泬寥兮海濶而天清一聲鳴兮徹紫青應沆瀣兮未明喚羣雞兮夢醒謂鶴兮安處時回顧兮寰宇冀萬一兮飛來竚江湄兮愁予

于烈婦辭

賊來賊來賊來辱我辱我不可不如殺我我身有如玉可殺不可辱倉卒無所逃一死萬事足君不見鄰家有婦忍辱隨賊上馬行風塵歴盡終無生

過百步洪吊蘇墨亭

我來長洪初落波波光映石機穿梭兩崖微露古鐵色
絕無纖垢非人磨泊舟分司縱瞻眺喜見舊刻留東坡
山人乘月作何狀猶想野服裁秋荷仙翁幻語僧解悟
起成萬泡沈千渦滔滔一瀉數百里昔人浪詫談懸河
高歌激烈應山谷星斗入水皆森羅更看筆力九鼎重
尋常轉挽須雙駝冬官好事取入室靈物得所方委蛇
邇來霖潦復深沒勞我拂拭塵盈窠古今俯仰嘆陳跡
驚湍駭浪如子何題詩草草告河伯有鬼欲壞煩撝呵

費母壽歌

鵝湖山前江水長梅花欲開春酒香滿堂賓客拜壽母眼中孫子森成行黑頭從子魁且相一月三書問無恙黎翁他日曾相勸呂梁碑在新亭上小黎先生為宗伯公伯父先以工部主事治呂梁洪母實從之宗伯嘗學於斯今分司有狀元亭古之世族今費宗文章科第聲隆崇願母百歲主內政再振河東柳氏風

草廬三顧圖為黎推官龍題

卧龍岡頭秋葉黃有人抱膝韜精光磻溪草野今遠矣

獨將道義論行藏赭衣將軍赤帝胄欲獵中原驅猛獸

駕言三顧一笑同不用千金為稱壽静觀天下如觀棋

擾擾紛紛徒爾為聊於要處著片語風驅電滅當何時

危哉漢鼎峙三足正統奄奄在西蜀君臣魚水古所難

四海梵如見雙玉管邪樂邪伊吕邪雲霄萬里天無涯

可憐後主不足輔回首永安空翠華

舟行漫述

丁夘勘鑛在浙東戊辰湖南督逋税已巳漕師領入朝

庚午幸得山中睡山中浚泉當治河數月功成自作歌
歌罷還將刻山石前日功名無此多敕書臨門撫邊土
上疏懇辭臣有母疏辭未達符且來行止兩端心獨苦
兒行奉母捧敕書回首江天恩有餘

石田畫卷　為莊國賓題

石田老人寫生手都從觀物心中來不須更作體物語
要使花開花便開化工畫筆只毫髮慳洩天機不令發
紅紅紫紫數十枝已具春秋四時法國賓神交能此翁

小亭燕坐無言中池魚庭草各形色撫卷一笑披光風
二泉道人不識畫隨處看花付清話題詩漫欲為花評
秋草菲菲滿江介

輓華司勲汝和

瑚璉之器華司勲十年遠别長思君留都典籍國與立
目覩成憲恢前聞司勲家世故有文臺閣省寺聯清芬
民曹兩考兩書最餘興却憶江東雲自公退食絃南薫
秦淮坐對波沄沄神仙中人在圖畫回首世路徒紛紜

胡為異境復此分蓬萊有徑瀛無濆我懐疇昔一灑淚吟倚楚天終夕曛

王宣溪先世鐵拄杖歌奉次西涯先生韻

采詩先生筆如鐵鐵作拄杖如持節楚江東西往復還老興相追幾年月擘之不折鎔不流化為何物今何州上摩星辰下入水未到周南應未休遺名在世收不去時復精光照烟霧宣溪笑和涯翁歌歌向廬山最髙處我來為爾意獨存行歌再過宣溪門杖兮杖兮誰可問

望斷天涯雲滿身

為許昌言員外題畫

兩峯先生癖山水遊遍江南猶未已偶披此畫愛郭熙

一段風烟在屏几澄湖東流中有梁轉盼却似孤山傍

長松落落滴空翠草滿幽徑含春香漁舟往來日西夕

自愛閒身共泉石滄浪歌罷海月高欲起逋仙問疇昔

千峯萬峯深復深白雲出入元無心鴻飛冥冥鶴渺渺歲

歲東風花滿林先生有懷極馳騖瓣香每弔精忠墓小車

山北還山南東將入海隨烟霧冒中丘壑眼中人坡翁以後多風塵冷泉亭上一盃酒公與湖山誰主賓

次楊儀部韻題陸章丘卷

信州分司方曉起忽聞客報驚我耳江邊揖罷始知君何不先馳書一紙與君登第俱少年俯仰于今幾星紀中間往往見文章出入韓蘇竊欽企君才磊落滞州縣上書再至長安邸也知造物能戲人拂袖歸歟卧鄉里登臨到處興不窮手向林園植桐梓古人固有神仙流

今人如君亦其比不然落筆對賔客揮霍風雲乃如此寒冰玉壺秋在懸鼎腹笑殺彭亨豕等閒觧擯不足作聊復羣遊向呉市酒酣拔劍思益豪望入湖天極茫瀰功名有地重彈冠富貴無人輕脫屣大江西南五老峯萬年青落鄱陽水山中塵遠多神仙聞君欲來招更傒載賡李白香爐篇冐後前人作山恥余官兼領白鹿洞臺石瓊瑶席雲綺傳車一坐數十日跫然空谷欣聞履留君同遊君不住為君作歌歌浩矣

送周憲使用杜韻

人生交道無去住送君望極章江霧水如別思注壺觴侑以西山古松樹松有青枝未足奇奇在氷霜萬峰莫舊鶴仍隨趙老裝新驄猶識桓郎路嶺南民物昔又今煩君為問彫瘵故秋來瘴海連黃茅一洗迎風玉壺露浩歌向君擊節餘幾多鬱抱從今除古人憂樂天下耳數語請檢希文書廟堂從容他日地回首江湖雲杳如

雪中題陳工部畫用蘇韻

馬蹄踏遍秋風葉客懷還賞長安雪焚香小院對此圖
此人此景俱清絶怳然不識是何方凍雲壓峯峯欲折
草亭孤坐非君誰閒從水泡觀生滅秋林老筆逼夏圭
千載風神一揮掣得來價直奚可論萬鎰黄金千縑纈
羡君平生有高趣下視塵寰真不屑明朝持此歸江南
小舸乘風去如瞥也知象意君自得我為題詩皆贅説
欲分半幅遮眼前剪刀安得并州鐵

九江贈馮地官

東曹故人東道主今雨相逢如舊雨江邊新閣速我登坐閱千帆集烟渚百年榷政如江風倏平忽險胡能同平涵雲日浴凫鷺險鼓雷雨騰蛟龍我行觀風四經此野有歌謡民有史燕南楚北天茫茫青眼高歌對吾子

林泉家慶歌

地官為詩壽外姑却作林泉家慶圖林泉誰歟地官舅家人大義宜從夫偉哉林泉五男子女子子孫仍倍此孺人稀壽正康彊玉樹芝蘭滿庭戺塘莊第宅森相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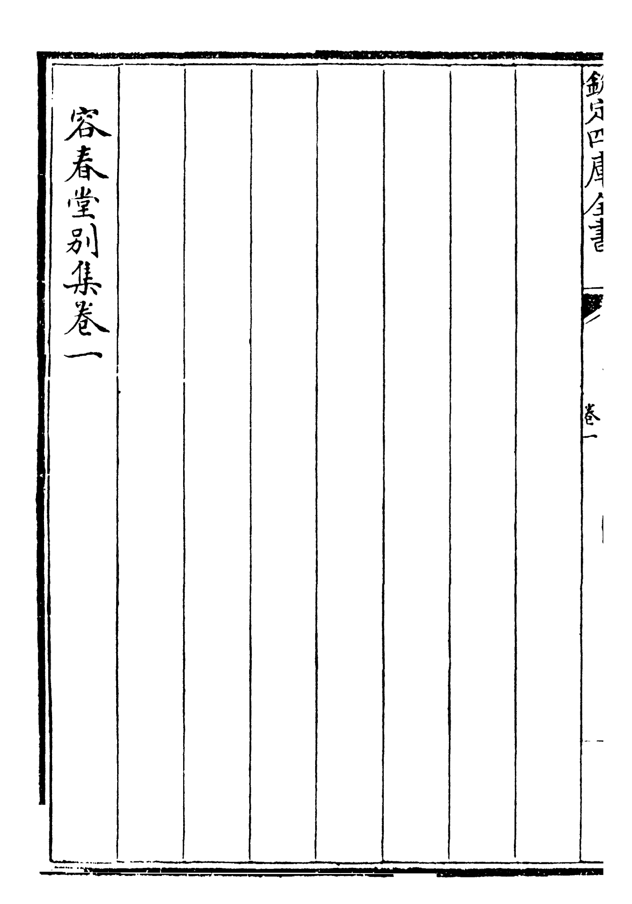
板輿勝日相周旋四時和氣入盃鼎山果甘脆江魚鮮
向來家法主母賢諸郎承業今蕃延詩書禮樂久成習
長似林泉未老年百年志體真兩得一盃春酒人爭先
此時母也謝未許方憶林泉偕笑語朝看調膳暮問衣
秋閲登禾春弄杼母兮此心上有皇天知報以諸福更
百千歲如一時賢甥地官祝在圖與詩君不見萱花叢
開傍慈竹憂懷釋盡長對猗猗菉

壽莫母何安人

安人竹鶴之曽孫閨門尚有清風存來歸駕部甫三七
又七寒暑哀聲聞哀聲未已賢聲起寂莫深幃謝羅綺
花開花落經幾春尺尺中門不曽啟五花雲錦鸞廻旋
一畨手展一悽然諸孫忽見少且長三子寧知後與前
爾來五十開賓筵衆賓齊賦共姜篇頌興閭里傳聞地
側及朝廷旌表年君不見庭中萱草梁間燕天爲高堂
侑觴獻猗今之樂樂未央世間那有瑶池宴

壽潘玉林七十

玉林早入詩壇中及見前輩諸詩翁而今老矣復開社
後生執簡爭相從年來甲子十者七鬢髮如絲眼如漆
幅巾藜杖水復山晩歸更有軒容膝臘梅花開春正酣
惠風日日從東南兩凡同堂三子侍西堦賔客羣來叅
一盃復一盃有壽如此酒太和方絪縕造化在公手我
有青蠟燭貽者廬山人照君琅玕席永此長生辰君不
見庭前猗猗數竿菉誰遣稱林又名玉為君歌抑詩和
之以淇澳



容春堂别集卷一

容春堂别集卷二

明　邵寶　撰

古詩十四首

贈劉用熙次白巖三首

友道久寥落每嘆知音希伐木歌故在山蹊草離離吾昔游京國數公幸相依惠我以明德不啻食與衣尚論古之人未敢輕生譏劉公湖南彦元思更洞微瑶琴出故匣朱絃映星徽一唱僅三歎誰歟領其幾君志在纂

述不見朱與緋紛紛競前進江湖固君宜彼庸不知君
愛惜徒爾爲君行視郡符謝病勤公移猶舉一二政闓
郡懷慼慈尺䟽告天子揚帆指雲磯譬如善御者君其
範我馳予言指江水欺君有如斯
我昔在東省君來語時時遠窮姚姒上微言折羣辭黄
卷獨與對執筆分從違季通難書易夙爲晦翁知豈知
世途内娛母憎西施君行督淮賦琴鶴相追隨著書數
萬言鳶魚見潛飛别去顧努力名山以爲期他日唐一

經作者非君誰
江水日夜流春來兩涯滿君家釣磯邊直鈎自昏旦爭
席者何人忘機不知譴登高望中原周道元坦坦啟著
得明占山水互成塞八音正諧和還愛磬立辨商歌盡
離騷反和誰子善虞陛垂衣裳孔庭進瑚璉青雲乃君
宜野處無乃外知音滿乾坤有力競推挽傷哉附勢繁
尚矣言利罕銜門閑青春砣砣事脩纂回思白巖詩同
心利金斷我懷如白巖聞詩色堪赧我昨造君廬食飲

方衎衎階除鳥雀鳴鹿也遊町疃天籟時一聲泠風動羣竅昔聞卧龍翁長嘯比樂管尚論三代下斯人實冠冕客從隆中來遺我書一卷與君共展之疾讀不可緩春氣日以深江漢日以遠贈處古有規勿憚吾偲偲笑指東山巔松枝正堪晚

款鶴

鶴如避世人與世眞落落道人如鶴心胃以鶴待鶴鶴賔我爲主珍重一飲啄有粟唯恐饞有水唯恐濁吾吟

鶴亦鳴吾舞鶴亦躍雖無語言交臆對知鶴樂不然徒

栗水鶴兮在寥廓

送張東白先生赴南京太常歲癸亥學士張東白先生既終制于家有命即拜南京太常卿五月某日將浮大江而東某從藩臬諸君設祖江上賦詩為別其詩曰

張公經綸資海内望所屬如雲夙從龍退復卧巖谷尋常都市中人擬丹崖玉靜觀極幽深渾噩書數屋清風動冠紳門生滿南服兩朝三大制承命入天禄椽筆追

典謨名冠作者録三年未嘗淹一官不啻足先憂澂深
衆時騁江湖目琴高獨聽音恭老傍觀局翻然讀禮餘
有命領宗祝南都今鎬豐陵廟故祗肅公心對神明行
哉副宸矚恭惟聖祖靈陟降在於穆百年禮與樂舊典
行可復皇思任老成至治期從欲論道贊鴻猷舍公又
焉卜

寄黄肇慶

長歌杜甫詩懷人渺雲樹悠哉两地心乃不阻途路我

於黄民曹深識離别趣民曹去多年江湖各烟霧憂懷對高旻實以天下故一官分計司未足云遭遇堂堂司徒堂建明葢嘗屡覲其章奏間時出艱險句極力排權豪傾衷寫貞素濟時挾經綸談笑亦兹寓别來勞我心如水日東注昨聞祥琴調雲衢復將騖信州吳越衝我駕久停步所冀承清言慰我夙瞻顧汎埽玉山亭擬坐令宿度奈何消息稀令人益生慕我往君乃來一會眞有數三復鵝湖書恨倚前軒柱邇得肇慶除報書道應

誤勸君行勿遲南海方勤戍

送李惟正

秋氣驅炎歊長途向清涼有客別我去千里東南行叶客也試臺吏經綸乃中藏詔歸荷君賜慈母方在堂囊空無長物離逻羅羣芳腰懸古時劍一拂萬丈光登山桂作櫓涉水蘭爲槳瞻依略東岱靡靡逾河梁挽之竟莫留欣然倒壺觴問客不我荅興歌漫成章激昂露衷曲古意何悠揚餘音未斷絶起視高雲翔雲翔不能定

目極秋天長我閑壯其意欲贈何所將珍重復珍重此意願勿忘

都昌阻風用陳后山韻與諸生

北風朝將東濛濛復江雨雲谷淡還濃匡廬渺何許水神本無心似爲行人怒望望落星灣只尺不可渡左蠡懸𣲖厓古號險阻所猛夫縱當前焉用力扼虎憶當嵐光開詩景恣探取風雩寄晴峰點也吾與汝晦明固有時今昔異開覩布泉水雙紳爐峰烟一縷船牕坐無聊

令人邈懷古悠悠黃鶴樓遠思孰能禦寧辭酒盃寬更愛詩律富江氣有恒占倚津問行賈冥冥白映空洞庭浸全楚南風一轉移至日堪指數諸生故多情侍我同笑語大哉天地間茫茫分散聚題詩託淹留知者書付與

望廬山

昔年登少室我眼凌北州邇來十年餘復作匡廬遊匡廬表南服盤據長江流望之百里外勢與雲俱浮五老

未能辨懐仙入寘捜明朝杖碧玉飛上髙峰頭

止酒和遂庵先生

戒酒如障川豈不立可止但恐矯杜心變在太過裏無量垂明文萬古師孔子不可善學可闡詩爲公喜維時月在寅歳事從玆起誰云小大殊謹始同一理我方醉公醇乃辱謂知已來者公得之往者吾過矣在德不在酒公量日無涘荅公述周書尚克羞饋祀

用韻再答

我方困於酒因君亦思止公心周誥前興在陶詩裏嘗觀復初爻端拜顔氏子所貴進我徳寧顧俗憎喜但恐言語多口過從玆起聖賢本在人濁醪空妙理麴生雖可交終然不如已公能透此關不止自止矣如操有舵舟何患江無涘願勿逾此心恒若承大祀

聞錢希翁訃

海鶴奄以逝海天邈難招高鳴尚我耳尋聲竟寥寥伊昔來鳴初居然破羣囂中鳴發天妙寡和多見嘲老心

在萬里有林不成巢彩鳳雲冥冥青田草蕭蕭哀音天弗聞引吭徒爲勞乃今蜕世紛復得返逍遥仙骨當不朽我銘瘞江皋

奉寄東山先生

一杖兩童子朝出及暮歸野服取自適不須製荷衣放鶴湖上山釣魚水中磯花開復鳴鳥相對各忘機

衛河舟中

河水日以縮河柳日以黄凛風吹杲日草上餘殘霜漕

舟返從北牽挽何匆忙相逢問前路羣盜勢且張山東數千里何人不奔亡我師一當百直氣浮劍鋩萬全待時至左次非翱翔我筮遇坤乾方長欣初陽剝極行見復彼哉孰能當所嗟六合中眞元化瘈瘏欲哭復吞聲短歌不成章

容春堂別集卷二

容春堂別集卷三

明 邵寶 撰

五言律十首 五言排律一首 詞四首

答楊儀部

公有千秋計名山獨著書閉逢僧亦可靜問我何如儀羽青霄上原泉潦水餘和藹須早及東望正勤渠

謁舒方伯于山中

者德吾當訪山中豈漫來舊書三日約今雨一尊開健

許身隨鶴閒將手植槐蒼生心未已公亦奈何哉

聞胡仲光訃

東野心如貌相知晚愧吾遊從閒處勝吟到妙時孫世事唐衢淚民情鄭俠圖訃來空抱恨風雨滿江湖

寄題許州蔡孝子祠

古澗元名椹新祠正倚津一言無盜賊千載有風神風雨林花晚蘋蘩野水春也知賢守意不獨化鄉人

次南沙宿惠山寺

纔閣南沙榻乘閑我又來爲誰山有月從此徑無苔霜怯千年樹雲低百尺臺題名忘歲月巖畔桂初開

挽林提學

林老真淵懿吾聞李檢齋每懷封事上忽聽訃音來雲氣生芸閣風聲斷柏臺江南鳴鐸地回首有餘哀檢齋謂天瑞

登鈴岡

仰山分遠脈此地古鈐岡星日臨疏逈風烟接混茫月

移峰影動雨應峽聲長眺罷餘清興山花滿袖香

哭丁玉夫

携家向鄉國一水竟茫然易簀已無地横舟空有年何人收白璧他日負青氊洒淚滄江上淒京對楚天

雪中寄吳太史

有雨從霄結無風滿院飛聲疑蠶婦屋光稱羽人衣空相真成界塵心暫息機懐君思難寫東望正霏霏

贈陸瘦竹

郡幕忝趨日誰知瘦竹公愁深相別處興遠獨歸中古篆山中石新歌水上風甯庵如我問夜夜夢江東

煨橘次匏翁

長安冰雪裏金橘訝團團有味須憑火多情自弄丸消融何處妙分剖個中難香似風前采色非霜後看侑觴真勝蜜出骴或疑丹題數曾書寄盟功及燧鑽未論生與熟獨愛苦兼酸明日春陽動煩君别薦盤

水調歌頭送呂憲副之雲南

晴色豁雙眸玉節向南遊乍離天上宮闕聲名已到遐陬試看平生名節好似迎風寒露冰在玉壺秋萬世朝廷法度一一請從頭　笑談裏使化外慕中州皇仁隨處宣布車騎肯淹留民有銜寃茹苦吏有甘刑黷貨憑我使君籌天子有明見不日召諮諏

玉燭新　送陸憲長之江西

令歲春王正報道大江西憲臺增勝寒生萬壑冰壺裏更明月相輝映浙江今日清風動處秋潮定捲山雨百

鑑堂前為萬姓新觀聽　平生志在經綸看案牘如山等閑酬應尚餘高興弔孺子東湖獨穿雲徑霜嚴江淨古栢枝歲寒逾勁有天書行召君還廟堂執政

滿庭芳 送林方伯考績

春滿吳山花深薇省徽書將下天邊畫船開處人道似登仙不待天官書考御屏上姓字高懸最好是甘棠蔽芾重賦召南篇　江湖千萬里一驄五馬猶記當年豸冠依舊在袍錦紅鮮請看都臺松栢冰霜後老翠含烟

重整頓胷中舟楫風日愛前川

闕

送司徒葉公致仕

三朝元老忽賦歸來未了君王眷矚平生事滿丹青有何不足鄉里爭看天上人笑聲喧動西湖曲從今後山南山北到處隨吾所欲　曾讀漢唐宋許多年只一本名臣錄試與從頭點檢幾人全福天留緑野舊規模清風吹醒紅塵目任教他桃李開遍公門不如松菊

容春堂别集卷四

明 邵寶 撰

七言絶十二首 七言律二十七首

將至安仁豫齋來迓

相逢休訝便論詩海月江雲掩映時三十年前歌調在一聲還許野鷗知

將至信州寄冰溪

信州山水故多情當我來時雨却晴有客南樓正高坐

憑將短句代通名

途中即事

野花不識春風力春亦無心爲野花自色自形紅更白秖添詩景與詩家

新置觀泉巾

新製山巾近玉臺正堪泉上咏歸來鑑中莫笑東坡影八九年前手自裁

怡琴圖爲唐勉之賦二首

有弦不若無弦妙人以聲音我以心坐對南風天籟起更於何處覔吾琴

八十一絲聲太古伯牙山水伯牙知尋常袖手休經鼓那得黄金鑄子期

與孔半癡觀予公服小像

野人不是廟廊人袍笏他年偶在身昨夜山中看畫本半癡偏説似吾真

謝南沙送江魚

江魚入饌故人心萱草堂前夜雨深每羡杜陵歌白白只今尤愛色如金

贈李聽鶴

握手論心廿載前山人骨相半神仙而今青眼還相見笑指喬松不問年

題黄明甫扇

小江波接大江波江上潮聲入夢多賦得新詩來慰我溪人爭道濯纓歌

贈周松月

曉起空庭月在松惠山寺裏正鳴鐘詩人訪我來何早第七峰前一短筇

顯公房夜坐

兩宿禪房不問禪夜深無事足高眠西山松竹東山月共作清涼到榻前

寄賀黃門先生

萬丈豎閤萬丈雲白頭何地可尋君懶招海賈非無謂

笑荅山靈似有聞秋水竿留巢父在春風榻與管寧分數封再檢先朝疏望斷天涯坐夕曛

晚酌吳太史新第用送吳中孚韻

晚凉乘月到新居庭院無塵意有餘不信故人千里隔可教今夜一尊虛清風六月仍留巻溪雨三秋未報書水接長空山滿地天涯有客獨知予

遊山不果用前韻自觧兼寄甯庵

相逢應笑我癡頑誰到宜興不到山乘興更期三載後

題名真擬萬峰間舊遊隨處皆成漫勝槩平生未放閒莫作尋常詩話道有人天上正思還

過昌山用歐陽圭齋韻

江自袁來一道斜萬山回首正思家游雲潤足滋胷臆活水清堪漱齒牙薄暮更聞林外鳥餘春猶見道傍花鈐岡高處多奇觀巳辦明朝蹈軟沙

談秋雲輓詞

雲到秋來懶作霖飛飛何處竟銷沈聽琴未了鍾期興

許劒長懷季札心兩郡事曾歸史館百年名合傳儒林
新碑高倚游來塢時有行人下馬尋

詠竹茶鑪次鮑翁

雨過春山滿汲泉蒨僧鑪在好烹煎緇塵性絶甄陶外
烈火心降汗竹前白雪翻時群蟹沫碧雲烝處一龍眠
調元固有商家鼎不出山林道已全

別都昌師生

三宿淹留四廟前諸生日日候開船情深東道天留客

心急南風夜夢仙剛道舊遊如傳舍漫看新賞又賔筵

沙邊回首人堪畫青隱團山水接烟

望白鹿不克至

白鹿山人舊結庵勝遊寥濶思何堪也知雲壑風泉在

却與田夫野老叅十里輿從雙澗北三間亭對五峰南

宗儒更想瞻依地高座凝塵共一龕

奉寄沈提學先生 二首

千里書來十載心廬峰回首洞庭深杜陵故有江頭興

楚客今非澤畔吟赤壁紫簫仍響應白雲黄鶴竟銷沈
鍾期亦是人間耳只向無人聽處尋
草堂白下幾相尋春燕秋鴻遠竟沈魯國尚存周樂譜
吴歌還和楚人吟閒隨酒榼山山勝老向書檠夜夜深
他日一言君誤矣百年高誼獨銘心

遊龜峯

倚空秀色獨青蒼久擬登臨始得償徑似天旋深更曲
峯如人立正兼方飛潜有象元奇幻開闔無機亦善藏

却竚山門窮衆妙不知僧語落荒唐

白鹿洞懷蘇虛齋

虛齋遊處我還遊每見新詩石上留對月幽懷雙榻晚乘風高興一槎秋九齡度遠何須問安定功多却許收欲向匡峯望巫峽楚天雲盡有江流

寄謝陳中丞

御河流水逐潮廻南去風帆不用催千里驅馳勞遠計百年經畧見雄才地當海浦非他鎮城倚天津復此臺

病眼臨分重回首拱辰樓逈曉烟開

送黄夢弼還江陰

儒吏風流又在今尋常嚬笑見君心車前獨許花迎旆堂下長留鶴聽琴紫極自連諸宿近白雲猶阻一江深明年欲問鸞棲地天照西臺柏有陰

寄儲靜夫太僕

未出都門便憶君滄波渺渺海陵雲船如米芾誰當泊榻似陳蕃我合分塞北兵戈方用武江東尊酒自論文

不堪畫鷁催南發楊子灣頭日正曛

謁鄭侯祠

井道而今政有功瓣香來吊鄭侯宮龍收雲雨秋空碧鴻起江山夕照紅朱紱漫傳封拜後白衣真想指揮中石池千古寒泉在歌罷滄浪一鑑空

留別惟誠左轄

西湖方了舊襟期懶和三湘贈別詩冰鑑百年誰爾相汪陂千頃子吾師登臨興逸山僧識經國心勞野老知

回眼江天人似玉東風還寄古梅枝

贈劉瑞州用齊用陸東皐先生在許州贈予韻

長安别後懷君甚下馬頻過太法師曲沃政看重布日横渠書憶舊談時憂深未覺江湖遠望切真嫌道路遲若問東山今嶺外暮雲千里隔心期東山謂司馬公時廵撫兩廣蓋用齊知已也

聞周文化擢憲使

天上新傳憲長書向來人望果非虛十年劒試磨霜後

百鑑堂閑捲雨餘風月一庭元自在湖山千里竟何如
我車半識江西路荆棘須公次第除

答朱廷補 二首

春風三月動新袍泉上歸來興頗豪流水有情雙澗遠
浮雲無數九峰高醉顔不是燒丹苦病骨猶堪藝圃勞
日夕懷人何處是草亭烟水註離騷
知子才名日月深宫花真合一枝簪理從後宋能超拔
文到先秦已浸淫百戰力田千里足九成丹熟一九心

明時莫嘆遭逢晚六行賓興古即今

偶飲野翁莊有懷翁他日相與之雅情見乎詞

用元人韻

相逢館下屢賓階卷有新詩許我開鬢髮未及年皤似雪眼將入道碧於苔良工心苦春收藥佳客盟寒晩折梅酒罷題詩脩竹上鄰僧猶待野翁來

追次秦中齋先生韻贈潘玉林

不見中齋見此詩玉林高榻雨絲絲白蓮社裏曾為客

黃石祠前自得師方外未應無野史世間元亦有儒醫
墓銘久闕西原草到處逢人說母慈

雨中答楊澹成

舊堤潰盡水奔徂腹疾春來我未蘇萬廈庇人心本有
一車載鬼事非無病深難與醫求艾苦極聊爲子弄雛
明日陰晴何處卜漫將耕穫對田夫

又答

雨突雲衝勢未徂黃樓誰助長公蘇雷師此日威何有

風伯他年訟可無鼃引坎蛙將故侶簷飛巢燕困新雛

長歌欲墮填河淚萬里東南一病夫

寄錢子推是日子推宿山中

病不登山夢到山也知高興在松關雲隨社老看碑去

風送鄰僧供茗還無石似龍還畫葛有崖如玉合書顔

更煩題我新精舍脩竹千竿屋數間

分宜道中

鍾山洪口望鈐岡十里縈紆水石長鷗鳥自忘爭席老

桃花曾誤問津郎督師節遠憑慫催鷁視學碑荒媿甜裳此去勝遊須記取春風三月過瀟湘

聞李絅庵計

逢人每問李蓉湖晚興春來倩杖扶畫有幅巾真稱爾傳無椽筆枉教吾全歸地擬諸君子終養天成一丈夫他日遺文何處覔平生碑板滿東吳

過清江訪彭雲田

相逢忽訝鬢成絲藥籠閒多貯紫芝汝頼舊遊如說夢

江湖今雨又論詩碧分草色開新社紅入桃花滿故枝
田事有秋何必問白雲元與此心期

容春堂别集卷四

容春堂別集卷五

明 邵寶 撰

序十三首

送儲考功赴南京序

士之有大抱負者而其功業或不能大成非其人之不能自用則用之者之過耳善自用者守正而不知其他故恒難於用之善用人者或常或變要使人之安於所用二者蓋相成焉而每不相值是故士有非常之抱負

而不能成赫赫之功業者衆矣進士儲君靜夫以明經
發解會試俱第一而廷試亦在上第與唱名其科名甚
高然其年方二十有八甚少才高而學富作爲文辭清
達典雅其聲華又甚盛夫人不愕然自驚則夸然自滿
靜夫不然其得之若固有而居之若無其擬於古人者
方歉然其不足而處乎今之進退得失者又裕然其有
餘君子以是知靜夫有大抱負而善於自用可以卜其
功業之大成也然吾觀靜夫介介有守且多疾病不任

勞使以常處靜夫任之以列侍從司風紀則靜夫必有以自見者或不得其職去或力不勝任不能事事去則靜夫雖有大抱負不過立一節成一名焉耳夫一節一名豈不美哉抱負之大者固不顧其功業之小成也今年六月靜夫選於天官得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夫南京國家根本之地去天子在所遠出入朝省之勞凡減於京師什伍而考功職在執筆以察羣有司賢賢而否否拔異而別同在他人或難之在靜夫則易稱耳夫事不

勞則靜夫可任職易稱則靜夫可食是不以常處靜夫而以變處靜夫可謂善用靜夫矣靜夫豈固難於用哉是故養靜夫之抱負而需其功業之大成者其在斯舉也夫夫大成靜夫於靜夫無所加小成靜夫於靜夫無所損然能用之而不害其自用之難棄其小而成其大此君子之所願於靜夫者而亦靜夫之意也寶厚與靜夫同年而知且厚於其行也故序其所以自用與其所以用之者他日將觀其成焉

送江西按察使陸公序

正德丁卯春正月浙江按察副使吳郡陸公全卿擢江西按察使江西於天下為大藩某前以按察副使奉勑督學其地嘗登南昌滕王閣讀韓昌黎所為記愛其中稱御史中丞太原王公有所謂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之語葢王公時觀察江南西道

於境內無所不當問罷其所當罷行其所當行者存乎其職而驛閒立變皆于至之日者則存乎其力與才至於生殺開閉數日而令修人得縱横引抑從容豫暇若無事然非經綸素具知是非而不恤成敗知得失而不顧利鈍者不能與於此王公之設施吾不得而知然由昌黎所稱則其規模可謂偉矣今江西所屬郡視王公時為廣數年以來文繁於上法玩於中吏慢民偷於下祖逋訟滯盜蔓奸滋千𢇁百蠹或盤結而難紓或污穢

而難濯或變幻而難測或崛彊而難服在在而是不可縷數唐之觀察今之按察也夫安得如斯人者為吾目前之一快也哉繼而移官浙江得與吾陸公為寮友從政之餘接其論議而觀其所為竊謂公蓋其人有以紓吾昔之所歎至是公有玆命公其往矣昌黎公文故在公試讀之是數語者將不有若為公而設者乎夫醫者之用藥溫涼寒熱因病而投期於効焉而已茍講之未明候之未審備之未預一旦從事鮮有不謬者矣君子

之政所謂生殺闢閉者何以異是天下皆然獨江西也哉公更以是思之公吳郡望族起家進士由御史再遷至今官博雅清修文學法比克知體要而加之以深思濟之以遠度一時名公卿皆以公輔相望其為御史出按于閩閩人頌之于汴汴人頌之入典中臺章奏天下稱允浙江之政葢有餘力焉吾知其優為於江西也公行寮友洪公克毅輩皆有贈言之意某不佞遂僭以是書之

松石詩序

松石詩者吾表舅太原守東洛張先生為鄮翁永章壽也翁名柷字永章别號松石今年壽八十鄉之諸縉紳以翁長者為之慶焉東洛與翁最戚於是乎詩今世之言壽者於物必曰松曰石而翁以自託於名字之外其心必謂浮靡之不如貞朴脆薄之不如堅重也故有取焉若昔人韋弦之佩者則其平生所為殆類於是歲寒之期将不在是乎孔子曰仁者樂山松與石者山之所

有也得山之氣以生故其德也於山是同翁好仁者樂山以及松石歌松石之詩則翁樂之凡壽翁者宜先於是又曰仁者靜壽翁者欲稱其德舍是又何以哉予知翁久故東洛以序屬然不能訣也聊是以復復為之歌曰挺兮如松偃兮如石若人年兮千復百石有膏兮松有液人采服兮眼雙碧登秀巖兮倚喬柯把瑤觴兮發長歌彼仙人兮如我何

送郡博王先生赴湖學序

王先生浴人也以進士乙科来教江之南由江陰遭艱再起至吾錫居若干年擢掌湖州府教論者謂先生在錫得寛柔以教之道夫地有南北而風氣隨之士生其間俗以習成往往喜同惡異故南士吏于北則強其俗以南北士吏于南則強其俗以北甚至易巾帽變聲稱改體數極其力而未已不知君子之為政固不在是而況教乎教之道莫大於彝倫綱常莫先於詩書訓典先生於是二者尊之崇之罔敢怠遑且濟之以華博成之

以忠朴是以言而聽之行而效之不勞夏楚翕然無後者若夫小節細故則惟俗是因不强焉故凡在庠序者咸慶得賢師而邑之大夫士又以得賢友慶亦固其宜哉今年夏先生將報最天官適被兹命大夫士若某官某公者須贈言於予夫湖之學宋安定胡先生嘗涖焉其法始于一方終于天下至于今猶稱之不衰是誠所謂中正之教固無南北之偏也先生行其將以錫之教教湖士邪抑將起而尋安定之遺規邪諸公必有以

告先生者諸公曰是在先生請書以贈之

辟纑課讀詩序

婦人之於家道大矣豈特主中饋範内壼先業之隆替後嗣之賢否將有賴焉故婦道猶臣道也臣之事君平時則以坤厚之德代終王事不幸而邦家多難則以永貞之德仗大節明大義操大機屹然如山確然如金斷然如著龜卒收靖夷之功夫是之謂賢臣惟婦人亦然主中饋範内壼其常也承有家衰運撫幼孤而教之使

先業絕而復延子孫有成式其變也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家之賢婦夫之賢妻子之賢母不亦可以樹風聲可以助政道哉吾邑有醫士曰潘尚古氏聲名方殷而早世遺孤繼芳甫十歲厥母范碩人寔葯庄先生五世孫也煢煢相依而家又甚貧尚古之嗣岌岌乎殆哉碩人撫之稍長即令攻醫以繼其世又讀書學文以從儒者之列晝夜課之不遺餘力服食屢乏紡績以供於是繼芳克有成功鄉之士咸曰尚古有子矣又曰不有賢母

不至此於是乎作辟纑課讀之詩繼芳執詩感泣又遍求諸縉紳咸作之而屬序於寶曰否則作者之志不傳寶甞論碩人之賢不惟其處常之難而惟其處變之難所以處變者不難於養子而難於教子教焉而至於辟纑課讀尤教之善者也則其紹先世之緒啟後人之賢功有在矣詩以辟纑起美哉乎作者之志何患乎不傳雖然傳者詩也所以傳者人也人重則詩重人輕則詩輕侃為賢相而陶母截髮之賢著修為大儒而歐陽太

夫人晝荻之賢閨繼芳能賢雖不詩也猶可以傳而況諸作之洋洋乎寶亦幼孤思荅慈教而未能感繼芳之志故相勉以此非敢僭言於君子之右也

潘尚古追輓詩序

輓之有詩紼歌之遺也而兼述其人之德以寓悼惜懷思之志有誄之道焉有吊之情焉今之為輓者大率以是然或即遠之餘墓草不知其幾宿矣而君子之輓也猶繼有作此其人必有大可悼惜大可懷思者而豈偶

然以致之哉吾邑有潘君尚古者用儒飾醫而加之愿
樸鄉人愛之重之年僅四十六遂以病卒愛重而能言
者輓之輓之不及又從而追之蓋自始歿迄今凡若干
年詩之積者凡若干首所謂誄且吊者咸具然以其不
皆出於一時故其子繼芳甫裒為巨册題曰八哀餘意
蓋所以志輓之變也而尚古君之德于是為益彰矣予
嘗讀杜子美八哀詩而考其所謂八人者則王公以下
皆有勛伐昭於海內而鄭司戶亦獲與焉古之論人者

固惟其人不問其位之崇卑也今尚古雖無司戶之位而司戶之所為在君或有不屑者使子美可起能不為之增欷也哉夫紼不可以復執而輓猶可以再歌以今之詞存古之意合誄與吊而一出之當之者有光作之者無愧哀之者克孝是皆可敘而傳也矧寶與繼芳甫定交最久且深於其母范氏貞節之詩既為序之至是書來屬序斯冊豈得而辭邪若尚古之行雜陳諸作閒一覽之可以悉也故今特舉其畧云

送吳荊州序

今年夏戶部郎中吳君汝和擢守荊州同僚大夫士謀所以贈君者而屬筆於寶寶竊聞之荊天下之要衝也自為郡以來稱賢守者凡若干人矣而南軒先生則有儒者之政焉當是時既修其治又尚論古人而慨然有感於曲江公故作樓題扁若恨不能與之同世讀晦翁之所記者猶可想見其高山景行之餘也君茲行也吾不遑問其他其蒞政之暇亦將興南軒之思乎思乎其

人則凡其言動嗜好莫不想像而求之況其所嚮慕者哉吾不知君之汲汲於南軒者亦猶南軒之汲汲於曲江否也君素負才氣有應世之畧而飾以文學其在戶部歷三階凡八年任難事當劇司動無弗稱盖灼見夫今之事而有意於古人者聞二公之風而覩其遐蹟欲勿奮然也難矣故吾於君之行而亟問焉抑獨惜夫曲江之在天寶去相而假守於此卒不得以有為南軒雖再起為守嘗有為矣而淳熈之際亦不能盡其所藴故

君子之志於天下者至于今猶不滿焉今之時豈其時哉其難易順逆必有能辨之者吾固將以是賀君之行也雖然時不同而政同政不同而心同故在亂則思所以弭之在治則思所以保之此古今賢者之所事事也君烏得無意哉吾嘗觀曲江之在荊平居暇日登臨賦詠盖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其為心如此若南軒一日去貪吏十四人首劾舍賊之黨禮遇

諸將勉以忠義隨事諭民具為條教暇日延見諸生尤惓惓於講學乃其政之大者君誠有意於二公之為守且能念夫時之有幸不幸也則凡可以弭亂保治者不能不為而為之不得不力昔人所謂雄據上流表裏漢者若增重焉而承流宣化之責真可與輔相者並豈特稱賢於一荆州哉寶偶有感於斯故因諸公之命敢盡言之先是君以寶嘗為許有所詢焉某皆不敢以告是區區者非大計所在不足以當天下之要衝也

襲芳續錄序

靜修鄒處士之卒也鄉人哀之縉紳先生有述作焉其子拙隱君與其弟利卿集而為書曰襲芳錄既傳於人矣越若干年拙隱卒鄉人哀之如哀靜修也縉紳先生又有述作焉視靜修不加少其子益謀于其諸父利卿亦為書以傳曰襲芳續錄予嘗讀襲芳錄得靜修之為人今覩續錄何拙隱之肖靜修至是哉世稱富家者往往以利賈怨出入閭訟之場彊伎弱諂介于權貴求免

僇禍無少暇逸靜修獨以惠自將鄉人懷焉推為巨人長者故彼方奔走道路而靜修則幅巾野服逍遥林泉修孝義之節敦詩禮之文若與俗不相涉者厥亦異哉鄒為宋道鄉忠公裔孫其在吾錫居龍涇而以行義稱者曰桂堂翁伯惟曰元堂翁洪昭曰柏軒翁以善至靜修而益爽世相承皆忠厚恭儉以行其惠凡蠲租已責振窮恤匱修廢舉滯有德于鄉人甚深且久人之慕鄒氏若孺子之於保母也靜修之子僅得庸衆人猶將敬

而愛之況賢如吾拙隱者乎拙隱年未及耆其忠厚恭
儉以行其惠者蓋無忝於世德而本之以孝義益之以
詩禮論德者謂有靜修之風今則已矣縉紳先生所以
道鄉人之哀者顧能減於靜修也哉錄之續錄之其為
書異其所以為書同跡是而觀益為孝子利卿為弟弟
而拙隱之德於是為益光矣詩錄諸風史傳獨行是錄
也君子抑不能無取焉益吾舅氏梧岡過公之甥也頃
利卿以益請序遂書歸之拙隱諱愚字智卿嘗以義受

官階承事郎其行之詳具在錄中

送葉潮州序

司徒副郎葉君廷璽旣擢潮州之一月諸嘗同官者燕以餞之君起而須言衆遂相顧以余君同署也謂余宜爲予惟君昔以名進士出宰高安御吏養人夙有聲稱及召爲司徒之屬兩遷厥階稽閱籍載監督儲運不弛不察用歸于理若君之才而僅以之守郡葢所謂愛莫助之者況潮遠在南海萬里之外其風俗人情予雖覯

于圖志而未能悉也即欲贈君其何詞之有獨念夫古今吏於潮者唐稱韓公宋稱陳公二公之政它不悉舉其於鱷也一則祭而逐之一則捕而戮之豈故若是異哉蓋韓之鱷出於冥頑不可弗諭諭之伺其化者仁以行義也陳之鱷類於怙終不可不懲懲之絶其惡者義以行仁也仁義之用同物異施施之庶政率由是道雖天下可也獨潮乎哉君行矣今之潮猶古之潮也有鱷如惡溪之冥頑則以韓之祭祭焉有鱷如萬江之怙終

則以陳之戮戮焉若其無也蓄韓之詞歛陳之鋒以相安於平康之域抑亦未害其為善學古人也以是推之吾民仁以涵之義以制之靜以待之時以措之書稱三德正直剛柔此天下之政也雖然地有近遠時有順逆事半功倍往往以之若二公者皆以事出且自北而南閩關嶺海食飲居起所不宜者多矣此固所謂遠且逆者而其所成乃章章如是君所居與潮比境而是行實出推擢以地不若二公之遠以時不若二公之逆今之

潮何患不如古之潮哉葉君曰斯言也可以我贈矣於是乎書

芹軒詩序

弘治癸丑春寶自許入覲京師得會吾同鄉縉紳諸公自吾師蔔庵俞先生下凡若干人皆相率為芹軒詩曰此吾鄉友顧君之所居也賦之將以為贈寶竊問其所以名之意則又皆曰采芹之説見於詩言其誠也獻芹之事傳諸史言其忠也誠與忠合斯可以為人矣某於

斯取之吾黨於斯賦之寶閩而惑焉夫芹也者物之至薄者也昔人之所以薦於鬼神羞於王公者蓋不知其為薄也不惟不知其為薄也且以為美焉是故采之是故獻之如此謂之誠如此謂之忠千載相傳以為美談盛事至于今不衰使其設心以為物雖薄也吾姑取之以薦以羞則將流於不誠不忠之歸君子奚取哉其之於芹其諸異乎古之芹矣雖然郭之巾謝之扇慕之效之柳不可謂不知所重者也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

可古之善學者蓋如此然則某亦求其誠與忠而已孰爲厚焉孰爲薄焉苟誠與忠皆古人之芥也諸公詩既成什顧無序之者聞寶言乃命書之以爲某告

重刊鄒忠公文集序

吾錫有鄒忠公之裔孫曰翎字時用者以公文集舊板刓弊將重刻焉而屬寶爲序寶錫産也於公爲後學盖仰止者久矣顧舊集之序李忠定公實爲之則何有於寶之言哉然嘗論人臣有言責者以言爲忠言而闢於

天下之綱常知忤而弗恤知患而弗辟尤忠之大者也若公在宋論立后事蓋得於是矣當是時章蔡兩奸前後嗣相公再被竄謫甫歸而遽病以卒未能盡其所欲為者君子於是乎惜焉當公之赴新州也陽翟田晝迎諸途有士所當為未止此之言蓋所以望於公者甚重且遠卒之直節正氣久益堅定至於垂絕之際一見鄒山猶以國事為問使天假之年則其所為當不止是矣蓋聞公嘗受學程門得中庸慎獨之要故所立如此然

則節惠以忠葢舉公之大者言之而豈足以盡公也哉古人論尚友之道必誦詩讀書而論乎其世若斯集者皆公平生之言詩可誦書可讀而世亦因以可見論者謂公謇而樂達而經辯而黙其言之成文者當亦似之雖然公之文莫大於立后一疏則已毀矣其在當時旣以起讒致禍而今所傳真偽異同誰與辯者君子能無感於斯乎時用素敦禮義而斯舉尤知所重故併及之

壽丁母序

正德丁卯秋九月吾門人丁延年仁夫旣畢京闈試歸而謁予於杭吾知仁夫學經甚習而爲文辯博宜取高第久矣適乃連進連屈識者爲之不平茲其來也吾意其將洩其怨尤鳴其抑鬱於予而仁夫自起居外曾無一語及場屋事旣而以其母孺人明年壽七十將率其弟舜年武年等稱觴致祝請予爲之辭其言曰吾母端重有則自入吾門逮事吾祖父母稱冢婦者若干年其孝慈之行孚于上下教吾兄松年業進士未成而延年

與武年繼爲庠生延年等夙夜黽勉圖獲祿養以承母志而未能焉今母七十矣顧何以藉手為壽哉予聞而作曰仁夫斯言也足以壽母矣夫親以子顯子之顯親以文以行文行具矣則自外至者其得與否盖不足深論予獨不見夫農乎農有美田而勤稼穡一不得年人曰已乎曰未也姑待之再不得年人曰已乎曰未也姑待之三不得年人曰已乎又曰未也姑待之既而有年大有年連收三歲之利穰穰盈室祭祀賓客有餘用焉

於是向之勸已者顧以為頌天下之事其久屈而伸固亦若是也哉仁夫與其弟某夫譬之於農所謂美田而勤稼穡者有年大有年之慶將不遠矣古之人有賓儀有宋郊祁者皆兄弟也今也安知不在丁氏母知德者也誦予言其志能無悅乎藉手為壽莫大於是請為仁夫書之

容春堂別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别集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容春堂別集卷六

明　邵寶　撰

記九首

施氏所得五大老文記

施氏醫名吾邑國朝以來凡傳四世其行業徵於贈謝之文文有出諸大老者曰廬陵楊文貞公則某府君得之曰海虞吳文恪公則某府君得之四明楊文懿公毘陵王文肅公今少師長沙李公則某府君得之蓋百餘

年間以醫功得文多矣而莫有顯於是者世相授受守爲家寶不敢褻視乃者克欽之室火而燬焉君子之弔施氏有不問其資器而以是爲悲者况其家之人哉雖然諸老之作既以書諸卷軸必有集以傳一家之藏固不若傳之天下之爲廣也旅獒稱物曰德之致是文在施氏殆此之謂歟然則施之子孫自顧行業如其祖父則文之來也當有後諸老而作者矣第遺澤所存不能無感於得失者而或謂予文之足以識也無乃惑乎施

之良今多業儒而爲醫學訓科曰諫字克忠者能世其家實請予文云

水西半隱記

武進王君希程爲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肅公之仲子讀書善吟詠雅崇世德君子與之閒以性癖山水而太夫人在堂不敢遠遊也乃於其世第之西運河之涯爲燕居焉倣唐王龜求逵里故事題曰水西半隱而屬記于予予未嘗遊嘗觀其所自叙堂曰閒止則取諸陶

靖節氏有求志之義館曰聚星則取諸陳太丘氏有麗澤之義齋曰弦則取諸董安于氏且考訓也有戒偏之義臨山爲池曰小西湖具六橋三洞之勝作軒其上曰影娥則取諸白樂天氏蘇子瞻氏而隱居之觀盛矣惟古之人藏脩游息皆謂之學王君自謂山水之癖凡今所爲覩名思義於古人之所謂學皆弗畔焉而可謂之癖乎且夫山水者仁智者之所樂也仁以居之智以行之而壽樂之效見焉以是奉其太夫人則孝莫大於是

癖乎癖乎吾猶恐君之不深也九京有知文肅公以為何如居之中又有扉為納春徑為流香居為懶雲閣為都翠亭為賓秀皆有景趣可書予書其大者故畧焉由第以往凡一里許有小艇曰泛宅者少司空豫軒沈先生嘗記之其事可互見云

務本堂記

林泉處士鄒翁顯之營新居於塘莊之上祠寢齋室儼然古有家者之遺制務本堂者其燕居也賓雖未獲造

翁之堂然往往聞翁於其壻主客錢君君之謂翁也玩易攻詩文以濟質禮以處贏事親愉愉喪而皇皇葬而顓顓其處諸伯仲皆篤恩義有田數千畝課家衆耕之又以其餘業諸無田者豐年取其租如約饑則減之大饑則又減之或遂不取其貸人而取息也如其取租焉希齋先生知德君子也他日論翁如主客言故寶常擬翁之爲人殆漢世所謂孝弟力田有行義者今觀其名堂蓋平生自立之地故欲昭示子孫而期於無窮亦可

謂知所務哉夫翁之業民也而其行則士也士之行莫大於孝弟行義而民之業莫先於力田外是二者蓋亦末矣今夫終歲勤動粲粒而積量積而出自心計貨殖者視之則爲已拙居家正德居鄉布惠如恐不及視軒舉藻麗之徒亦誠自少矣而校實要終則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即使彼幸而利此不幸而不利而天之所以叙倫而厚生者固在是也本可不務乎業以是基行以是植身以率之世以守之豈惟式于厥家哉語曰是亦爲

政翁之謂矣雖然德惠之孚久而感通天道不誣翁之後出而效用以輔政者安知無人乎然則務本之義大矣嗚呼其在斯堂邪在斯人也主客以記請於是乎書

鄒氏莊東新居記

漕河貫錫城東南流左涯有支渠二曰伯瀆泷瀆皆經吳郡以入于海二瀆之閒有水通焉曰觀涇涇之西有小水五咸北入里餘而止界其地爲五總良田二千畝有奇於其鄉爲沃壤爲奥區爲勝槩是曰塘莊鄒氏世

有之成化間柏軒府君以其中四十畝與其子林泉翁翁廣其傍爲第於中由龍涇遷居之將繼營其左右以居其五子者未就而翁没正德戊辰塘莊第火始有異室之議率翁之志其季昭伯以行當得左左實臨觀涇初觀涇之地柏軒屬意林泉昭伯思卒成之顧林泉始大厥構弗敢易圖欲多積以需念母恵孺人久處旁舍乃即其地爲基什之一倣塘莊而營焉門之内前後廳限以中門又爲堂三而重屋殿之傍翼周緣有内有外

規飾整嚴選工擇材計益經久自經始期年而落成取其舊扁曰力田世家曰迎薫曰正德曰崇禮者揭諸廳堂不忘考訓也中一堂未名其姊之夫戸部郎中錢君世恩爲之題曰養志蓋嘉昭伯懋於行業以勤多助故居成而毋志説有養之道焉爾也君子以爲善頌昭伯謝不敢當則介其塾賔周君仲章來請於二泉邵某某謂之曰昭伯其何遜哉昔者孟子之稱曾子蓋嘗云爾矣然天下之人志不皆哲而爲親同養不皆參而爲子

同故君子之言養者莫大於行而業次之行脩則不辱業崇則不乏此固爲人親者之志也凡昭伯之素其不此之務乎雖然志一也於生曰養昭伯於母之謂也於没曰繼昭伯於父之謂也欲知昭伯者請觀於斯作新居記

十峯樓記

明府尤君遂良還自崇陽作樓于居第之西面龍山爲牖山之九峰近在几席君對之若賓主焉有客過之爲

之題曰十峰之樓君以告予予始疑其名與數今知之矣蓋峰之在山其爲土爲石初無異也然平而爲麓起而爲岡伏而爲塢虗而爲谷盈而爲邱各形其形而各名其名勢則然矣乃若突然而高其名爲峯峰蓋不自知爲峰也而峰之名歸之夫人亦何以異是哉他不暇論試以君言之其爲諸生于邑固邑之人也迨其明經博史成章而達焉舉于京闈而文名著游於辟雍而學業廣試於銓曹而治理通宰於劇邑而政務舉至於撽

撫夷而展變通之畧疏防邊而悉預備之宜遠人懷之中朝談之譬之於山其所謂突然而高者非邪君不自知而人之望之固如此故雖謂之峰可也昔之人有以山而擬諸人者若五老若仙人若玉女之類蓋多有之由是觀之謂之爲峰顧不可哉以道觀物物我無間名之在此猶在彼也而况於數之多寡又何足計乎是故以一參九不見其爲不足以九乘一不見其爲有餘問之九峰九峰無言問之尤君君指九峰作而笑曰有是

哉請書為記

周氏畫記

畫竹一幅九龍山人王孟端氏寫寄邑人周翁恭甫者也翁藏于家傳至其孫某而失之翁之曾孫紘別號月牕以儒醫名東南於某為從子思其祖之故屢求之未得一日江陰朱世芳氏病而求治於月牕月牕已之世芳酬以金不受聞是畫在其壻某所乃以歸之月牕喜曰此吾求而未得者雖千金何以加哉即日持歸懸堂

上與其子若孫序拜然後觀觀畢告于祠堂藏之唯謹

君子謂月牕於是乎孝傳曰春秋陳其宗器孝子之道

也凡器皆然而况德之致哉九龍墨妙人所珍愛然其

人清介特甚雖方尺之紙不輕授人恭甫翁豪宕好義

有古烈士風九龍所贈頌祝寓焉而又重之以詩玆予

所謂庶幾德之致者故月牕因其失也極力求之求之

既得則欣欣焉若獲拱壁不知千金之爲重也其有以

夫月牕有才弗施乃專其用於醫施不責報有儒者之

德是畫之復君子不謂數焉夫始以德致終以德復周氏之慶於是乎在凡其子孫者宜何如寶之月牕之子敷攸恐久而又失請記于予二子者之孝猶月牕之孝也畫失不知年月其復也在某年某月又若干年二泉部某記

鳳山書屋記

鳳山書屋者封户部主事畢牧泰先生之所築也自始築至今凡若干年矣其爲制也臨流爲門依林爲垣幽

雅朴儉望之知爲儒者之宫矧所謂鳳山者當其前左若有相顧之狀而烟霞草木發光露彩播散芳澤日相尋於軒窻焉先生讀書其中得於山者不爲少矣乃追惟其祖某府君始築之意而扁其堂曰鳳山書屋其子户部君國聲以其意告于郃某某按縣志鳳山在邑西若干里其爲名不可知然天下之山以是名者衆矣或以形稱或以跡傳其無故而加之者亦比比也豈不以鳳之爲物長百鳥而瑞王者號稱四靈故託名以重焉

耳吾嘗即是而求鳳之德猶龍之德然龍以潛為隱以飛為顯而鳳也則異於是隱也以翔見也以下其為用不同而係乎時者一也故君子施遠而博跡近而光輝其為澤如龍為瑞如鳳而龍德大矣先生觀玆山豈無感於鳳哉又嘗考諸先生幼讀古書守道自樂邱園之義至晚不渝蓋所謂翔于千仞者覽德而下鳴岡棲梧則付之其子且將有羣雛出焉殊形而一德隨時而為用誠無愧於鳳矣其為感也當在於是是則山之名不

可知而先生之取於鳳殆亦詩之興歟而不必深論也雖然晦翁於南康嘗以澗中黄石狀如卧龍故爲庵而祠諸葛因名起義遂有潛見之感則先生之取於鳳者亦豈無謂哉戸部君予同官且同志文章政事素重于人而言必稱父於是記也尤惓惓焉可以觀德矣是爲記

錢氏軍將山世墓記

惟軍將山濵于震澤盤亘三十里爲錫西南鎮其間以

塢名者什數軍將獨爲深衍南唐時嘗駐兵焉葢其勢若帳之廻合故又曰軍帳山之勝以是惟錢氏墳于兹山凡若干世矣其正峰爲吳越忠獻王八世孫承奉進所葬葢其子寛甫治之其右則承奉以上凡六世其左則承奉以下凡三世惟甲仗塢去正峰東北五里乃寛甫葬所當元季時寛甫貲雄于鄉有遠慮焉故擇僻地且爲疑塚至其元孫伯剛始距祖塋二百武黃泥嶺者左右列葬伯剛子惟義孫孟溥實皆在左餘若某某則

右焉孟溥號南邱累贈奉議大夫工部郎中今户部郎中某之父也户部既葬奉直公若干年而其室鄒宜人卒又卜軍將支岡稍北東面曰長寧塢者營新阡焉通神衢褎既門既垣祇饗備息乃堂乃廬碑刻誥勑以榮上賜池梁于前阡制斯備又前四百步有匯焉巨石爲橋凡錢氏諸塋道悉於斯會揭以慶源之名重先世舊題也又東四百武有山若覆釜者實與阡對又三百武曰赤石嶺傍峻中夷爲道千武廣丈有二尺夾道竪華

表其前東南五百武東北八百武皆瀕于水自上望之諸山環堵而平田千畝湖波浩然見華表閒僉謂得山水之宜爲諸塋最先是予督漕淮上户部東歸過之與論先塋之理嘗以水隱爲恨今既得是載思予言乃卜吉從事踰年而成則以記屬予予覲户部之先武肅忠懿諸王忠孝之節著于前代寛甫以下諸公德義之懿栽植加焉奉議公質直好義敦詩説禮惟先是崇篤生户部賢而能文有政于官既衍而繁復登而顯徽諸地

道先閼後發可信不誣傳曰公侯之子必復其始子不
佞請以天道復焉正峰右後則伯剛之弟伯和暨其孫
某之墓近墓有成性寺寺稍前右爲龍泉塢則爲戸部
凡鴻臚序班世端之墓又右西爲桃花塢稍南爲白茅
嶺則戸部之伯祖惟常世父孟清之墓合諸前墓凡爲
封若干所其貧不成域者尤衆蓋自始葬迄今歴祀三
百旟凡若干人烏乎可謂盛矣寺有石泉最甘洌上祠
龍神曰孚澤禱雨輒應天順間有司請錫寺額錢氏以

山百畝田六十畝贍其僧因建祠堂奉諸錢主兹亦墓事所繫故附書之

東湖書院記

東湖書院者廣東按察僉事梧州吳公廷舉之所建也院在州東門外南臨潯灘二江北負大雲山山之下公三代先塋在焉有水出山半左右夾流前匯爲池池方數畝其曰小東湖者公名之也公之先爲湖廣嘉魚人嘉魚有東湖既取以名又以扁夫院者蓋志不忘其先

也抑有尚友之道焉昔宋周元公茂叔嘗濯纓江州蓮花峰下樂其水之清也遂寓以濂溪之號濂溪出道州去江州幾千餘里蓮峰之水非濂溪之水也然自道觀之則孔子之所謂逝者如斯孟子之所謂有本者如是者固未嘗異也故觀道有術莫切於水得於水而不泥於水此有道者之大觀也吾於元公見之大雲之於東湖其亦類是矣夫公之學道從可知已然遠而望其故鄉則得水木之義近而邇其先塋則廣風木之思旁以

指引後學而退將自養焉一舉數得是皆道中之事也矧院之爲勝負山谿水草木魚鳥之觀日陳于前登堂曠如入室奥如經書圖史取諸左右無不應手而樞趨其間皆鄉里秀敏之士士不遠千里束負而至者又時有之以是尚友古人夫豈僭且誇哉公博學好古有猷有爲由邑而郡夙著名績予蓋聞之久矣頃者以貳守北上道出江右始因吾寮友范君世和得傾蓋焉比任雲間伻來請記時宏治甲子也越六年正德己巳乃克

執筆蓋院之詳公自有記予特論公之志以告學者云

容春堂別集卷六